

Travel with A Heady Wind

薛忆沩 著

与狂风一起旅行



所有的激情都具有同一种颜色，这种颜色就叫做『青春』。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是青春期症状的奴隶。



薛忆沔文丛



与狂风一起旅行

薛忆沔 著

Copyright ©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狂风一起旅行 / 薛忆涛著. — 北京 : 生活书店出版
有限公司, 2016.5

ISBN 978-7-80768-116-8

I . ①与… II . ①薛…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5468 号

责任编辑 肖 严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 数 10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7;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录

157	125	100	082	066	032	027	023	002	001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两姐妹	剧作家	父亲	『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	流动的房间	生活中的细节	与狂风一起旅行	神童	自序

自序

就像“父子关系”一样，“两性关系”也是我在文学作品中执着地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出现在我最早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我最近的作品中；它出现在我最长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我最短的作品中。我一直相信，探讨“两性关系”的奥秘是文学的天赋和使命。

以“两性关系”为线索，从我的全部小说作品中精选出一部小说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一方面，入选的作品都是我的代表作，它们足以呈现我写作的基本美学特征；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作品又都涉及一个共同的主题，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共同主题，这有利于读者去体会文学认知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神 童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参加那次庆功会的真实原因。那是市教委为我和我的老师举行的庆功会。那是为我获得了全国业余钢琴大奖赛少年组二等奖而举行的庆功会。会议组织者将会议的安排通知我父母的时候说，那一天全市所有的媒体都会派记者到场，而主管文教的副市长还将在庆功会上致辞，并亲自为我和我的老师颁发奖金和奖状。

但是在开会之前二十分钟，会议组织者突然接到了我父母的电话。他们说我因为高烧一直不退，肯定不能在庆功会上露面了。他们说我是两天前开始发烧的。他们说医生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病情却还是不见好转。他们向会议组织者表示非常抱歉。他们说他们自己仍会按计划出席庆功会，为我代领奖金和奖状。不过，他们将肯定没

有时间和心情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希望会议组织者能够体谅他们的处境。

实际的情况是，我父母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去向。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已经发现了我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四处寻找，找了将近八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他们不得不打那个电话。他们不得不那样撒谎。他们以为我第二次离家出走了。我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发生在他们拒绝我更换钢琴老师的请求之后。他们最后是接到广州火车站铁路公安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了我的下落。这一次，他们却完全“以为”错了：我根本就没有离家出走。我就躲在我们楼下的配电间里。天还没有亮，我就躲进去了。我决定一直躲到庆功会开始之后再出来。

我父母参加完庆功会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了。他们如释重负。他们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他们应该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又一次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我不会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我是两天前向他们提出不去参加庆功会的请求的。如果他们稍微耐心一点，让我有时间把话说完（也就是让我说出早已经编好的理由），事情肯定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地拒

绝了我的要求。他们甚至说，我即使是发高烧发到了走不动的程度，他们也要将我架到庆功会的会场上去。

我父母一起走到了我的床边。他们没有责备我，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没有去参加庆功会非常可惜。他们说副市长在会上的致辞令人振奋。他们说我的老师关于我这一两年琴艺飞速长进的介绍更是引起了到会的所有家长和琴童们的兴趣，将庆功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我一直低着头。我耐心地等待着我父母把所有的话都说完。在他们最后准备将奖状打开给我看的时候，我突然抬起头来，向他们宣布了我如果去参加庆功会的话就会在那里当众宣布的决定。“我再也不会碰琴键了，”我坚定地说，“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再碰了，一辈子都不会再碰了。”

……十三年过去了，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只有现在一半的年纪。那时候我是这座城市里引人注目的“神童”。那时候我受家人的宠爱，受社会的关注，受媒体的追捧。那时候我是所有孩子的榜样，更是所有家长用来评估自己孩子的坐标。所有人都知道我十三岁生日那天上午市长亲自打来了祝贺的电话。所有人都知道我在那次生日之前不久举行的全省初中生数学和

作文比赛中都得了一等奖。所有人都知道我正在用原文阅读《哈利·波特》。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国际象棋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二十岁以下的对手……大家甚至记得我十二岁那年不仅已经熟知梁山泊全部好汉的姓名、绰号和座次，还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和《西线无战事》。大家甚至还记得，我十一岁那年就已经能够背出《滕王阁序》和《过秦论》。大家甚至还记得我十岁那年发现了高考语文试卷上的一个错误。大家甚至还记得我九岁那年就能够随口说出耶路撒冷的面积和塞拉利昂的人口……关于我的钢琴，大家知道的当然就更多了：我几岁开始学琴，几岁开始得奖，几岁考过了几级等等等等都是报纸上重复过多次的内容。所有强迫孩子学琴的家长都用我的进度来测量和要求自己的孩子。我是这座城市里引人注目的“神童”。而根据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研究，我最“神”的地方还在于我没有其他的“神童”都有的那些怪癖，比如偏执、比如忧郁、比如孤僻。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心智十分健全。我一直都在担任班级和学校的干部，我经常去书城和图书馆做义工，我对邻居们很有礼貌，我在同学们面前非常谦恭……一句话，我是全面的“神童”，我是健康的“神

童”，我是快乐的“神童”。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这“所有人”对我是多么的无知。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我耀眼的生活后面的黑暗。他们尤其不可能知道我在十三岁生日前后那半年多时间里的特殊遭遇。我在那一段神秘的时间里先后与“天使”和“魔鬼”相遇，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折磨和震荡。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也没有人愿意知道这一点。庆功会本来是我的机会。我本来想利用那次机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对我是多么的无知。但是，我突然退缩了。我突然向我父母提出了不去参加庆功会的请求。我突然不愿意向别人显露自己心灵上的创伤了……可是，我父母根本就没有耐心听我把话说完。他们说那是为我举行的庆功会，我必须去参加。他们以为我不去参加会让他们丢尽面子。他们不知道我去了才会让他们丢尽面子。

如果我去参加了庆功会，所有人就会知道我遇见的“天使”比我大十五岁。她是我的表姐。她在那个初秋的傍晚从石龙赶来。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光泽，目光里没有一点生机。她显得极为疲惫。我将近两年没有见过表姐了。我没有想到她突然变了样子：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表

姐”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我充满诱惑的女人。哪怕她显得那样疲惫，我还是立刻就嗅到了她带来的那种特别的“气息”。那是从她生命深处渗透出来的“气息”，那是女人的“气息”，那是充满诱惑的“气息”。当她将手轻轻放在我头顶上的时候，我的身体畅快又羞涩地痉挛了一下。

母亲临睡前过来督促我关灯睡觉。她顺便告诉我，表姐要在我们家里住一段时间。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因为她自己的家里已经不能住了。我又问为什么。母亲低声问我是不是看见了表姐左颊上的那一道伤痕。那是很明显的伤痕，我当然看到了。母亲说那是表姐夫用滚烫的锅铲打出来的。我又问表姐夫为什么要打表姐。母亲说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还提醒我千万不能向表姐打听那道伤痕的来历。

表姐在我们家住了两个星期。那是我生命中最神奇的两个星期。那两个星期里，母亲安排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而让表姐睡在我的房间里。那两个星期里的每天晚上，我都很难入睡。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候，我总是听见表姐在我的床上辗转反侧。这种对应让我觉得“夜晚”是我们单独相处的地方……应该说还有未来。我有好几次看见

了“我们”单独相处的未来：我看见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而表姐还像现在这样年轻漂亮。她穿着颜色鲜艳的围裙，从厨房里端出了我喜欢吃的麻婆豆腐和粉蒸排骨。我盯着她洁白的臂膀，那一阵畅快又羞涩的痉挛又穿过了我的身体……那是我生命中最神奇的两个星期。夜晚的躁动和兴奋让我白天神情恍惚。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不管是在黑板上、在琴谱上还是在天空上，我看到的都是表姐的身影：她鼻尖上的汗珠，她嘴角上的纹理，她飘动的头发，她隆起的胸脯，她大小臂挤压在一起而形成的那道诱人的缝隙……那是我生命中最神奇的两个星期。我每天下课之后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跑。我只想尽快回到表姐的身边。我只想闻到从她生命深处渗透出来的那种女人的“气息”。

星期五的晚上，父母亲要去医院看望一位突然中风的同事。他们匆匆吃完晚餐就离开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机会与表姐单独相处。我们都还没有吃完。我故意减慢了吃饭的速度。我根本就不想吃完。我一边吃着，一边感受着与表姐单独相处的美妙。每次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候，表姐的脸上都会出现温情的微笑。我觉得

那是只属于我的微笑。那微笑带给我至高无上的美感。那是音乐无法带给我的美感。那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获得的美感。突然，我有点神魂颠倒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未来的世界。“他为什么要打你？”我突然很气愤地问。表姐微笑着看着我，似乎并没有觉得这是我不应该问的问题。“因为……”她说，“因为他知道我不爱他。”我没有想到表姐会这样回答。“你不爱他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我接着问。表姐放下碗筷，将身体靠到了椅背上。“我也不知道，”她说，“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问为什么的。”我没有被她的这句话吓到。我还有许多的“为什么”想问。“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我继续问。表姐用迷惘的目光看着我。“因为他不想离婚。”她用沮丧的声音说。我比她还要沮丧。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生活得如此无奈。“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吗？”我继续问。表姐很伤感地点了点头。“我爱另外的一个人。”她说。这“另外的”信息让我感到了一阵欣慰，好像那另外的人就是我自己。“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呢？”我迫不及待地问。“我不可能跟他结婚。”表姐说。“为什么？”我问。“因为他死了，”表

姐突然非常激动地说，“因为他已经死了。”我全身颤抖了一下。我不敢再问任何问题。我不想让表姐伤心。我低下了头。我想起了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那是一个在水库里淹死的初中生。那一年我才七岁。我挤进围观的人群。我盯着那惨白的尸体。我突然知道了死亡的恐怖。而那还只是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自己爱人的死该会有多么恐怖呢？！

没有人知道我与表姐之间的这次对话。更没有人知道这次对话对我的心理和生活造成的影响。这次对话让爱情和死亡在我的心中交会，孕育了我至今都无法摆脱的忧郁和恐惧。那天晚上，我就在这忧郁和恐惧的阴影下练习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当弹到第十六首变奏曲的时候，我听到了从音乐深处传来的一个很神秘的声音：“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他没有死……”这声音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里不断重复，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崇高和演奏的庄严。我发誓要加倍努力，要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在下一次钢琴比赛中得奖。我要用殊荣来抚慰受伤的“天使”，我要用殊荣向表姐传递那神秘的信息：她的爱人没有死，他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长大成人……就在这时候，从卫生间

里传来的冲水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意识到表姐刚刚上完了厕所。这种低俗的“意识”马上带给了我一阵强烈的羞愧。我的手指停了下来。我将脸贴到了琴键上。我想让自己摆脱羞愧的纠缠。可是这时候，花洒喷水的声音又出现了。我意识表姐上完厕所之后接着还要冲凉。我意识到她已经脱光了衣服。我听到了她拉动浴帘的声音，接着是从她身体上反弹出来的流水溅洒在浴帘上的声音……强烈的羞愧立刻被更强烈的好奇代替了。我慢慢地离开了琴凳，慢慢地走出了房间，慢慢地将脸贴到了卫生间门的毛玻璃上……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能够“听到”。我能够从水声的变化里“听到”表姐体态的变化。那充满诱惑的变化让我全身激烈地颤抖起来。我感觉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感觉左下腹部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我感觉一股热浪喷出了我的身体。我感觉羞愧难当。

我只见过一次表姐夫，就是他来将表姐接走的那一次。他看上去果然像亲戚们谈论的那样温文尔雅。我无法将他与用滚烫的锅铲毒打表姐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他将表姐接走了。（或者应该说是表姐跟着他走了？！）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一种浓烈的怨恨油然而生。我没有恨

将我的“天使”接走的那个人，我恨的是我的“天使”。“为什么她要跟他走？”我绝望地向母亲提问。母亲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她要回家啊。”这粗糙的回答在我受伤的心灵上又刺了一刀。“那不是她的家。”我绝望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母亲心不在焉地问，“那你说哪里是她的家？”我低下了头。我知道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表姐的家在远方，在未来。我不能说她的家就是我的家。我恨表姐。我无法原谅她突然抛下我，跟着她不爱的人走了。我恨表姐。我无法原谅她让我短暂的初恋变成了我的第一次失恋。

……十三年过去了，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如果我去参加了庆功会，我一定会情绪激动地指着站在身边的那个秃头对所有人说：“就是他！”他是我的老师或者说恩师。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而如果我出现在庆功会上，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还是一个“魔鬼”，一个差点儿将我推进地狱的“魔鬼”。

我们之间的机缘是那次全省的少年钢琴比赛。他是那场比赛的评委，而我当时还不到十一岁，是比赛中年纪最小的得奖者。比赛结束之后，他走到我父母身边，夸奖

我很有潜力，并且说他愿意收我为学生。我的父母异常兴奋，因为他是有一口皆碑的名师，因为所有家长都梦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他的指点，因为他的“愿意”不仅标定了我的水准，还预设了我的前景。

经过他一年的指导，我的琴艺果然突飞猛进。那是愉快又正常的一年。每次上课，母亲都会陪在我的身边。每次课后，母亲都会对名师的教法仔细评点。她说我太幸运了，能够得到如此精到的指导。她对我的进步也同样赞不绝口。母亲甚至改变了她一贯的态度，开始认为我应该确定以钢琴为终身的专业。

异常是从第二年的夏天开始的。我母亲那天对我说，像我这么自觉的孩子其实没有必要每次都由家长陪着去上课了。我后来知道这其实是“魔鬼”自己的说法。我母亲因此决定不再每次都陪着我去上课了。她说这是对我的一种“锻炼”。这种“锻炼”导致了异常情况的出现。我很快就注意到，母亲在场与不在场，“魔鬼”对我会有不同的态度。母亲不在场的时候，他对我会特别亲热。上课的时候，他不仅会有许多手把手的动作，他还经常会用手在我的肩膀或者后背上搓揉。而在下课之后，他不是简单地